

LOVE YOU FOR EVER

XINZIMEIZUOPINJI

辛紫眉作品集

爱的秘密
设井女书



设爱井的女秘书

辛紫眉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辛紫眉作品集、台湾辛紫眉著·—兰州: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02.10

ISBN 7-80599-471-4

I. 辛… II. 设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62245

辛紫眉作品集

设爱井的女秘书

辛紫眉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5.5 字数:128 千字

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ISBN 7-80599-471-4/I·142

定价:9.80 元

辛紫眉 著

设爱井的女秘书

由应征接线生跃升为总经理秘书
指上功夫固然是不可缺的因素

她那『正字标记』的不扬面貌才是最大功臣
总经理夫人怕她勾引总经理及其儿子
可虽知那少东是个追情遂爱的不婚族
她仍情不自禁的以『身试法献出一切
而看到她与别的女人在一起不免揪心
但他千不该，

万不该找上『她』

那是她的亲妹妹啊……

完了，她该如何弥补这滔天大错

第一章

“这节骨眼她跑到哪里去了？”

早晨九点十七分，一句威风凛凛的咆哮声，从大门半掩的机要秘书室溜窜出来，教一干等候出席早晨会报的中阶主管与干部们纷纷抱着文案夹，站在透明的玻璃墙外靛眼互望。

他们看见肥敦敦如水桶的副总经理不安地伸出双手，将七彩方格领带调歪几度后，眯起一双狭长且拖了几条尾鬃的鱼眼，唯唯诺诺的回答：“董事长呢，张小姐一早就赶来为您准备资料了。”

“那她现在人呢？”怒狮一吼完后，原本被他扣住的档案柜抽屉“砰”地一声弹撞回原位，那张狮嘴咬牙切齿地滴咕着：“她是怎么藏的？放在糖罐里？或是饼干盒里？”捻指间，一袋蜜钱，义美泡芙与欧斯麦饼干盒便一一飞落在他背后约地毯上。

目睹上司翻箱倒柜的恶容，三个大男人是欲言又止，只能啜嚅地喊着：“老板……”

周壮头一弹，甩开垂散在额上的几络头发后，下令道，“把西装外套脱下，帮忙找！”

三位高级主管闻声开始拔下衣服。

门里是一幕，门外又是另一幕，里外虽只隔了一道透明的玻璃墙，但心境上却是截然不同。

站在门外的小主管们一个个瞪起火眼，开始交头接耳地交换心得。

“哇！周武王找不到姜子牙放的档案，苦汁乱窜、胆囊都快气爆了。吁！我头遭庆幸自己没爬上经理级的位子，不然现在也得跟吃排头。”

有人纳闷不已，“张小姐到底上哪儿去了？我八点半时还看到她在帮 BigPdhkxS 冲咖啡，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人影了？”

“我看到她打了一通电话后，揪着包包匆匆走了。”

“那弥还不进去跟周武王说去！”

“于什么？要我进去送死啊，我才不干这种倒媚事！”

平常他十点才进门，今天错看了闹钟，早来一个小时，搞得整层楼鸡飞狗跳的。”

“大概是昨晚泡的扭不带劲，没让他爽够吧！”

其中一个男主任淫笑地冒出刻薄话，顿时招来几位女性主管的白眼，并异口同声地谴责他：“低级！没水准！”

“怎么！他能暗着做，还不准我明着说吗？你们这几个没大脑的女人，见他财大气粗，就这么势利眼，有差别待遇围？”

“谁势利眼了？是你先冒出这种无聊话，只敢在他背后放马后炮、揭人隐私，有胆你现在上门跟周武王抱怨去！”

“郭美昭！你这疯女人！”

眼看这两人就要吵起来了，一串银杏的低跟足音赫然响起，教围绕半圈而立的职员们全都回头瞧，只见一个身着黑蓝宽长窄裙、脸上带着大黑框眼镜的短发女郎碎步跑了过来。

她，就是这家公司赫赫有名却无人称赞的超级女秘书，张芷芽小姐。

张芷芽小姐有张二十世纪不落俗套的面孔，若把话说得仁慈些，是她母亲把她生得太古典，说得实在些，是此女缺乏现代美，说得刻薄残酷，则只能以“正字标记”来形容了。

所以您不难想像，为何张芷芽能广受女同事的欢迎，因为平凡的她不具任何威胁力，又顶着“董事长机要秘书”这个吃力不讨好却能兴风作浪的头衔，所以她便成了“远太”这家跨国贸易企业里的“好好小姐”了。

现在，大家紧张又热络地为她打气，见她差点在途中绊倒时，皆惶恐地惊呼一声，“小心！”

“张小姐，赶快啊！周武王在找瑞东的档案！”

张芷芽慌张地往肩上的大袋子掏去，“在我这个包包里！”

我这几天忙胡涂了，忘了汇钱给我弟弟，今早临时接到他房东的电话就到邮局寄钱了。”张芷芽喘吁吁地解释，“对不起，害各位饱受惊吓了。”说着弯腰向各级小主管致歉。

“我帮你把沙发梳一梳吧？”其中一位女会计课长好心地建议。

“我看还是马上进去了，反正都会被骂得灰头土脸的，不如被炮轰过后再整理吧。”她紧张地一笑，连走带跑地朝门奔去！

众人见她消失在门后时，一个个抱起了档案夹，可怜地摇了摇头，开始大嚼着舌根。

“真是为难张女士了！一个瘦弱女子能独力赚钱供弟妹念到大学，实在不得得叫人刮目相看。”

“少假惺惺了，小李，真叫你娶她的话，你闪得比谁都快！”

“这倒是真的！娶她这种没钱又没靠山的歹命小孤女，就意味非得跟她分担家计不可；以我这种激洒、前途无量的少年郎要钓到一个千金小姐不是难事，我何苦吃饱没事去踏这种浑水？”

“就是啊！”一名负责电衣主控室的科长张开一嘴暴牙，缀着小李附和着，“我还记得两年前她被调来公司没多久，就在情人节后一天送我两盒白色巧克力呢。当初我觉得她外表虽然有够土，但应该是个做太太的料，正想主动约她时好险我就被调到高雄了，当初还大叹走媚运，现在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。”

另一名同事一听也吃惊地回头看着“暴牙”道：“王彦明，原来你这么早就被她克到了！”

王彦明调了一下黑镜框，侧眼打量了一下奇貌不扬的总务课长，“怎么？你也是吗？”

“不仅我，还有跟我同期的人，凡是跟她同桌吃过饭的人一律被外调，我是这群人中惟一被调回总公司的，不过那还是我结了婚之后的事。”

有人跟着起哄，“哟，这么说她还真是扫把哩！”

在一旁听得很不是滋味的女同事，忍不住为张芷芽出气，“你们这些男人真是臭美！她根本不需要你们多余的同情。”

有人反驳道：“那还不是她进来的时机巧。知道吗？她的薪水恐怕已高出我们喽！”

“这点我可就不羡慕她了，她简直成了周武王的私人女佣了！”

“你们这些男人有完没完，比我们女人还碎嘴！既然张秘书来了，咱们赶快先上会议厅去。”

周庄以修长的双手爬过鬓角的头发后，快速地动刚从桌子拆下来的抽屉。大抽屉里放满各种档案目录，但就是没有他要找的机密档案——一份文字不到五页，却恢关一场值百万元美金的国际仲裁官司。

“这颗豆芽总是让我在紧要关头出状况。，周庄放弃第三个抽屉，拉开第四个铁框，单手在空荡的铁框里摸索一阵后，在无预期的状况下搜出一个精美的纸袋，他伸手往袋子里一探，从中拿出一个软绵绵的丝质布料。

他好奇地将布料摊在空中，将它瞧个仔细时，人也楞住了。

内衣！

不，太保守的用词了，周庄告诉自己正确的说法，这是一套引入逼思的蕾丝胸罩和低腰内裤！不是黑的也不是订的，而是——透明的猩！那种会教任何血性男子血脉愤张、气血乱窜的性感内衣！

她要这种勾引男人用的东西作啥？他好奇地以大拇指轻轻揉擎着蕾丝胸罩，感受冰凉得沁人同时又软绵得诱人的丝缎，然后以指尖挑起细肩带，让它飘垂在半空中，打算一窥全貌。

不料一阵杀猪的凄厉惊呼从门旁直震入他耳膜里，教他忘了手上的内衣，只顾着把它往耳旁罩。

“董事长！”话一喊完后，英芽直直朝坐在她椅上的男人飞扑了过来。她短发垂在颊边，防范的眼底没有任

何人的影子，只有周庄及紧塞在他耳边的那块布，她伸手扯住了布的一角，安心了一秒。

不料，对方没有放手的意思，反而把她从头打量到脚，斜嘴讽刺道：“张小姐，现在几点了，才见你姗姗来迟？要我和其他人这么可怜地找档案。”周庄上半脸是眉开眼笑，下半脸却是咬牙切齿地质问。

芷芽骇然一惊，急促地道：“董事长，我可以解释！但请……你先放下手上的东西听我说。”

“我没时间听你解释！”周庄手一挥，弹开她那双颤抖且紧掐他衣袖的手，高鼻子一低，冲着她鼻上的三星雀斑，低声警告道：“你这只狡猾的狐狸，别以为上了床我就会对你另眼相看。”

芷芽听到她略带轻视的话后全身一僵，双嘴紧抿地既在原地。

他站了起来，大声地说：“张小姐，我要瑞东的档案，限你三分钟之内找出来，进我的办公室，若办不到的话，你可以开始收拾东西了。”说完大手轻轻一拽，将那件内衣从芷芽的手上扯了回来，丢进纸袋用力一掐后，伸手勾起挂在椅角上的西装外套，不睬芷芽一眼，旋身跨步离去。

其他人跟着跨出门后，芷芽伏趴在地毯上收拾文件，她一边抹泪，一边恨自己为何不等过午再办私事，如今惹火了他，搞不好他老是挂在嘴边的要开除她的一千零一次的“天方夜谭”就真的成真了！

打起精神后，她匆匆略过惨不睹的八十个大小档案棱，觉得整间屋子仿佛田经一个军防洗劫似的。

这哪是找档案？简直就像是被小偷闯了空门一样，

乱得一塌糊涂。

吴天美斜阴了携着一叠菜单的服务生定经她们，眼明手快地拦人问：“小姐，我点的牛小排特餐到底好了没有？我已在这里呆坐了将近二十分钟……”“马上来，马上来。服务生匆忙回答，人又快步往厨房的方向走去。

“这句话我快听烂了！再不来的话，我们就走人，出去吃路边摊还比较省时！”天美觑了服务生的背影，嘴上发着牢骚，回头看了好朋友芷芽一眼，见她又是垂眉苦脸，心里更加烦躁，嘴上又嘀咕起来，“最近这里的服务品质又差了，就算忙也不能这样怠慢客人吧！比我们晚来的客人都把牛吃到腰肚上了，哪有人像我们这样老是枯等，又不是来领救济餐的。”

“好啦！天美，人家忙，下次我我们找别家吃就好了。”

芷芽动着。

“下次！还有下次啊？本姑娘的老公好不容易给我添了私房钱，才有机会来这儿乞食的，平常他们想要赚我的钱，那是门儿都没有的事！你网！就是烂好人一个，也只有你这种人在饿肚子的时候还有办法帮人说好话！”天美不禁将喉咙拉大，引来一些客人的白眼。

芷芽为了不让气氛更拧，很快地转移话题，“反正我们时间多得是，不急，等一下午餐的人潮走后，这里气氛就好多了。”

“那也只有退一步想了！天美突然想到什么似地，忙又问：“怎么你老板今天发神经了，竟肯放你了来吃午餐？不简单耶，那双牛头犬八成是撞伤了脑袋！”

芷芽眉头略皱，不安地挪了一下，只说：“他上健身房去了。不过提醒你一点，我有很多同事在这里用餐，你最好别这样叫他，给别人听到，传进他耳里我就完了。”

“噢，这绰号是你哭着嚷出来的，我是见贤思齐照章念的，可没给他乱安啊！”

“拜托，那是两年前的事了嘛，要你忘掉，你反而老挂在嘴上。”

“张芷芽，我实在搞不懂你这个女人，有那种性情古怪的男人做上司，要是我的话，早不干了，弥还这么护着他。”

“谁教远大是我的衣食父母，而他是远大的头儿！”

芷芽苦笑一记，“以我的资历和学历，不用说基本薪的职务难的找，恐怕还得兼跑外务呢。你说我能不看在高薪的份上，忍着点吗？”

天美点着食指，数落好友，“古人能不为五斗米面折腰，你张芷芽却没半点志气！”

埋头苦吃的芷芽接口道，“未必见得吧！四斗米给我，我照作不误，看谁真有志气。”

这时服务生终于将牛小排餐送了上来，各种酱类往桌上一搁后又匆匆离去。

天美抖开餐巾，乎摊在大腿上，瞅了认命却达观的芷芽道，“说得也是，你弟妹还靠着你养哩！”

“等我大妹毕了业后，我就轻松了。，，“想买房子？”

芷芽猛摇了摇头，“房子？我可不敢作梦，别忘了少鸿还有五年的医学院得熬。”

“对了，都这么多年我还是搞不懂，到底牛头犬的

爸爸当初为什么要付那么多薪水给你？”见同伴面有难色，天美马上接口：“芷芽，我们同学都这么多年了，你好歹也得告诉我一下吧！反正对方早退休了，你说出来也不会怎么样。更何况，我已经把各种可能性都算过了，就算你现在跟我坦白曾经当了人家的小老婆，我都不觉得讶异。”

正芽脸一黑，嘟着嘴说：“看，连我最要好的朋友都这么猜了，也不能怪做儿子的人想歪吧？”

“我开玩笑的，谁都知道死脑筋的你做不来那种事。快缴我从实招来，这几年来，我为了想这件事，死了不知多少脑细胞，还一直跟我老公吵架。”

“什么？你跟你老公为了我的事吵架？”

“唉！你知道的嘛！我嫁的那家子人总以为和大财团沾了点血缘关系的边后，就自抬身价了。都是一些三妨六婆在他耳边扇风点火，说什么怕你把我带坏之类的话。笑死人了，他老婆不先去带坏别人，他唐永宾就要多烧几注香喽！”

“谣言怎么会传到他耳边呢？”

“我也觉得奇怪，问他，又一直说是朋友的亲戚说的，反正商场上，流言传得快，大概就是这么传进他耳朵里的吧！我说，你赶快从实招来，别让我们夫妻这三年的架都为你白吵一顿。”

“过去的事还有什么好说的嘛！”芷芽百般推托，“我肚子饿了，得先吃饭。”说着就拿起叉子往餐盘戳了进去。

天美手一伸，扣住她的腕，“不成，想赖皮啊，你今天若不把故事说完，我就不放你走，让你迟到，等着

让牛头犬痛啃一顿。”

“拜托!”

“要拜? 去行天宫拜! 本姑娘德行不高, 还受不起你这一拜。”

“可是你总得让我把这顿牛脯饭解决掉吧?”

“当然会, 我会留下十分钟给你扒饭, 吃不完打包就成了。”天美贼分号地笑着。

“噢! 你很不讲理喔!” 芷芽板起了脸孔。

天美仍是嘻皮笑脸的, 反正她打定主意是一定要知道真相, 因为, 她有种很强烈的预感在心里萌生着, 不过, 就等着她这个外表钝头钝脑, 骨子里却敏感纤细的朋友招供一切。

天美瞄了一眼好友空荡荡的左耳垂, 问道: “芷芽, 我送你的那副银叶耳环呢? 怎么不戴了?”

芷芽耸了一下肩说: “上班得接电话, 怕让话筒敲坏, 所以没戴。”

天美的耐性就只有那么多了, 她开门见山地说: “天美, 别再跟我装了! 你最近是不是曾到环宇过? 环宇是一家高级购物中心与大饭店合并的新兴娱乐大楼, 离远太只是十分钟的路程。”

芷芽大眼圆睁地看着天美半晌, 接着逃避似地垂下眼皮直盯着银匙上的食物, 不自在地说: “我不记得最近有去环宇购物过。”

“我不是问你逛街的事, 而是想知道你有没有在环宇过夜。”天美瞅了芷芽一眼, 直率地将餐巾摔在桌面, 扯开皮包, 从里面掏出一只耳环, 递到芷芽的面前。

“我和我老公为了庆祝结婚三周年, 这个周末在环

宇租了一间蜜月套房，无意中在套房的浴室里捡到了这个银耳环，这只银耳环真是特殊，我说这世界还真是巧，竟能让我捡到这么一样东西，更巧的是，你猜怎么着？”

“怎么着？”芷芽轻咬着银匙，一脸戒备。

“银叶的背后有着同样的符号，都是一个绿豆般大小的豆芽！”天美说着眯起了眼，稳稳地将耳环拿在指尖上，朝英芽空无一物的左耳垂比了一下，才叹口气道：“你好歹也透露一点消息给我知道吧！”

“原来这就是你坚持要约我出来的原因，打算逼供？”英芽垂下瘦弱的双肩，超然地问：“台北有那么多家饭店，你们怎么会挑上那家？”，

“因为老公拜把兄弟的亲戚是环宇的董事之一，所以有半价优待，非常巧的是那拜把兄弟的亲戚姓周。姓周！哈，你老板也姓周嘛！所以，现在你该给我一个交代了。”

“交代！有什么好交代的？”芷芽满脸为难，一看到环胸坐定的好友以审视的眼阵打量自己时，才不情愿地将银匙搁在桌上，摊开双手投降道：“好，我会说，但你别露出一副DQ础逼人的模样。我张芷芽是一个正常女人，和一个正常男人上床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，你没必要这样兴师问罪。”

天美一脸荒谬地喊道：“正常男人！可是，芷芽，你才二十七，对方却六十好几了，你不觉得必须为自己的将来盘算盘算吗？现在我不怪那条牛头犬要找你麻烦，嚷着要开除你——他老子的午妻！”

芷芽气呼呼地道：“我就知道你会往那边想。告诉

你，不是老的，是小的！”

“小的？”天美一愣，半天说不出话，“你是说年轻的？那个没事就威胁要开除你的牛头犬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天美不可思议地瞪着好友，半晌才掏出手独抹了抹额上的汗，道：“天啊！玲气开着，我竟然还会流汗！芷芽，我实在不知怎么跟你说才好……”

“那就什么也别说！”芷芽被天美过度的反应气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天美是直肠于个性，她现在天天关心着芷芽的未来，说什么她都得让好友明白自己的处境有多艰难。

“芷芽，我怎么能不说呢！现在，我倒希望你是跟到了老的，因为比起他那个花心萝卜的儿子，他绝对是厚道仁慈了些，起码你被甩后，还可以领到一笔可观的金额度日。”

芷芽自天美的手中抢回耳环往裙袋里一丢，坦然地说：“天美，事情没你想的严重！他和我只是一夜风流而已，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在哪里。今天早上，我照做我的工作，他照摆老板架子，如果你没发现这个该死的银时耳环，整件事就像没发生过一样，而且，也绝对不会再次发生。”

天美还是没从这个惊吓恢复过来，反以谴责的口气嚷着：“但你不再是处女了！”

芷芽顿时红了脸，尴尬地瞪着天美良久，然后以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道：“天美，容我提醒你一件事，你在高三那年就不顾我的劝阻和唐永宾发生关系了，凭什么毕业七年半后反过来对我唱贞洁烈妇的高调。”

“但我最后还是嫁给唐永宾啦！”天美眨着无辜的大眼睛。

茧芽竖起三根指头，提醒她，“还是在历经了三个男人之后。”

“这证明我是个有始有终女人！天美理直气壮地辩道，双手猛地扯平手帕，张大刷着蓝睫毛膏的眼瞳，歪着脖子对茧芽训道：“我不敢相信你竟有胆去招惹牛头犬！你做他的机要秘书都两年了，在目睹他玩过那么多女人后，竟还会白痴得往火坑里跳！张茧芽，我看你是胡涂了，你难道不知道他在玩弄你吗？比伤漂亮有魅力的花蝴蝶都会被他用，你想自己有能力揪住他吗？你只有被他吃得死死的份。”

“我发誓真的只有一夜而已，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，”茧芽百般地看着好友，“天美，他不可能有机会甩到我的，因为我已打算递出辞呈了。”

“什么？你不但丢了处女膜，还打算放弃这份工作！张英芽，你简直是亏大了！”她举手堵住茧芽的嘴，抢话道：“别，让我说完，以前我的确相信女人若要跟男人争平等的话，就得在性事的态度上洗新革面一番；但婚后我可不这么想了，若有哪个女人胆敢勾引我丈夫的话，我一定会泼她硫酸。”总算，她停下喋喋不休的嘴，看着单手托着下巴的茧芽，理智地叮咛：“你有事先做防备吗？或者他穿了雨衣？”

小姑独处的茧芽不像天美这位已婚妇女这么“懂事”，她摇了摇头，嘴一歪困惑地说：“那天又没下雨。”

天美得到这样没反应的反应，当下摔下刀叉，双手横过桌面要掐茧芽的脖子，骂道：“笨女人，你就算不